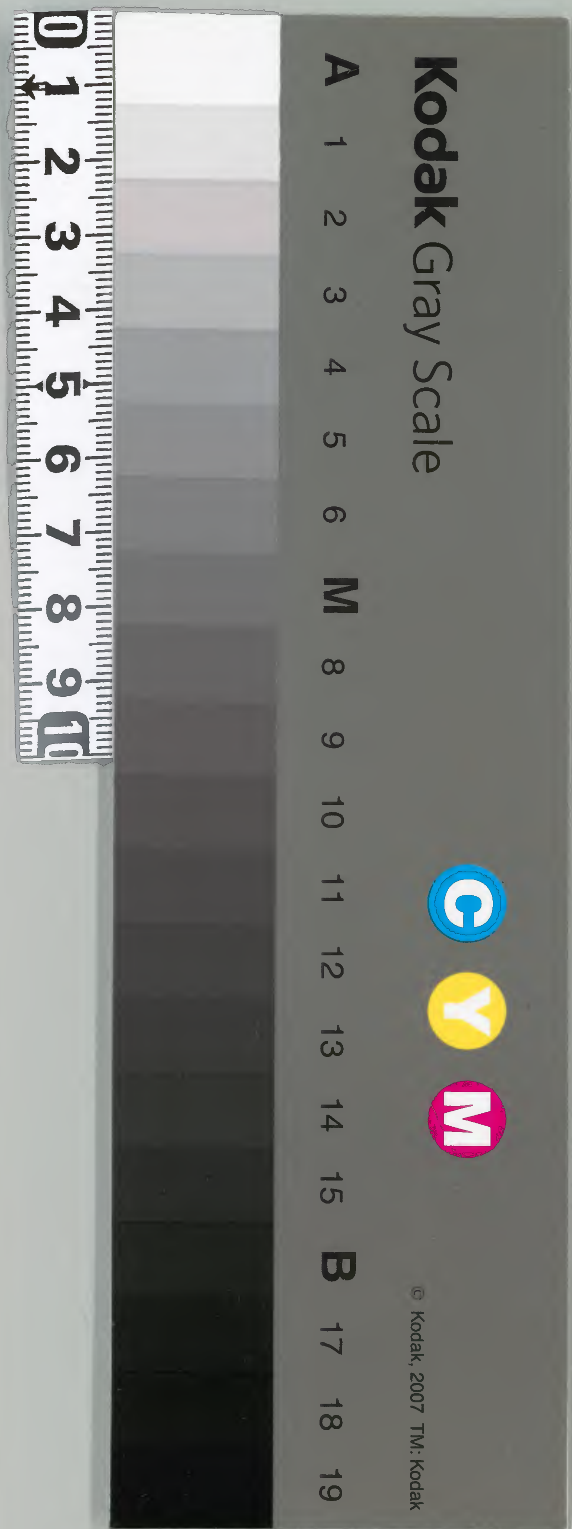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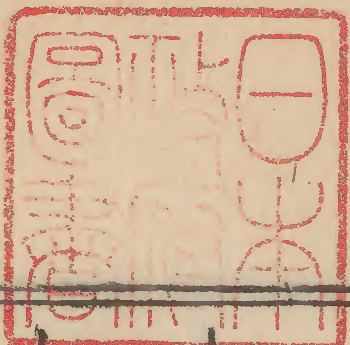


貞觀政要 四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772
冊數	8 ( 4 )
函號	別 25 2





貞觀政要卷第四

戈直集論

論太子諸王定分九

論尊敬師傅十

論教戒太子諸王十一

論規諫太子十二

太子諸王定分第九  
九章 四

貞觀七年授吳王恪齊州都督太宗謂侍臣

曰父子之情豈不欲常相見耶但家國事殊

須出作藩屏且令其早有定分令平聲分去聲九言定分

同並絕覬覦之心我百年後使其兄弟無危亡

之患也按史傳恪初王鬱林貞觀十年始改

親勉恩所以藩王室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外

為之君臣內為之父子今當去膝下不遺汝

珍而遺汝以言其念之哉帝後以晉王為太子

又欲立恪長孫無忌固爭帝曰公豈以非

已甥邪且恪英果類我無忌曰晉王仁厚守

文之良主且舉棊不定則敗况儲位乎帝乃

止

○愚按是時承乾方處東宮凶德未著太宗出吳王使居藩屏欲其早有定分可謂

處之盡其道矣其後既立晉王又欲立恪卒陷恪於死地何始終之矛盾邪竊嘗論

之漢高祖之欲易惠帝唐太宗之欲易高宗皆為宗廟社稷之遠圖初不可以尋常

嫡庶之禮槩論之也合二君之事而觀之則太宗之事近正何也漢高祖之欲易太

子是也其欲立趙王則出於溺愛之私矣子房之不立如意是也然遂引致四皓擁

護太子以成呂氏之禍杜牧所謂四老安劉反為滅劉者其可不寒心哉故朱子謂

高祖若能以天下大計爲心則蚤與張陳  
陵勃謀之以恒易盈可也若吳王恪之在  
當時內不聞其母有戚姬嬖愛之私外不  
聞恪有魏王奪嫡之計太宗深知高宗之  
懦弱不足以承宗廟之重故以社稷大計  
問之無忌無忌外雖爲正大之論內實懷  
外家之私其後卒以無辜陪恪死地無忌  
之罪上通於天矣夫以恪之英才幸而嗣  
聖之際尚存庶幾匡正唐室不致牝晨之  
禍如此其烈也豈不悲哉然則太宗之事  
賢於高祖無忌之心  
則貞子房之罪人矣

貞觀十一年侍御史馬周上疏曰漢晉以來

諸王皆爲樹置失宜

爲去聲

不預立定分以至

於滅亡人主熟知其然但溺於私愛故前車  
既覆而後車不改轍也今諸王承寵遇之恩  
有過厚者臣之愚慮不惟慮其恃恩驕矜也  
昔魏武帝寵樹陳思及文帝即位防守禁閉  
有同獄囚以先帝加恩太多故嗣王從而畏

之也

魏武帝曹操也操生四子丕彰植熊玉  
文帝也植陳思王也植多藝能操愛之

文帝既立植寵日衰後以悖慢貶安鄉侯後進王東阿此則武帝之寵

陳思適所以苦之也且帝子何患不富貴身

食大國封戶不少好衣美食之外更何所須

而每年別加優賜曾無紀極曾音層俚語曰俚音

里俚語猶云俗諺也貧不學儉富不學奢言自然也今

陛下以大聖創業豈惟處置見在子弟而已

處上聲見音現當須制長久之法使萬代遵行疏奏

### 太宗甚嘉之賜物百段

唐氏仲友曰太宗制古之所不制臣古之所不臣而獨牽於私欲不能自克於嫡庶

之際不為遠慮竟使賢才宗支連頸就戮周言有先見之明惜哉言之不力

○愚按周官有王世子不會之文王之衆子不與焉夫先王愛子之心豈不欲其周

徧哉蓋所以別嫌疑明嫡庶絕覬覦息禍亂也隋文帝既立勇為太子又使晉漢秦

蜀四王各據方面恩寵相埒且誇示於人曰前代兄弟相爭者由嫡庶之分也今吾

五子同母何憂禍亂哉其後五子互相攘奪無一人得令終者至今為天下笑太宗

目觀隋室之禍宜知所鑒矣既立承乾為太子復寵待諸王無所高下馬周窺見禍亂之端亟以為言太宗雖能嘉賞迄不能改愚觀太宗每事以隋為鑑獨於諸王定分而忘之豈所謂溺愛者不明邪

貞觀十三年諫議大夫褚遂良以每日一作月

特給魏王泰府料物有逾於皇太子上疏諫

曰昔聖人制禮尊嫡卑庶謂之儲君儲音除副也太

子君之副故謂之儲君道亞霄極甚為崇重用物不計

泉貨財帛與王者共之庶子體卑不得為例

所以塞嫌疑之漸除禍亂之源而先王必本

於人情然後制法知有國家必有嫡庶然庶

子雖愛不得超越嫡子正禮特須尊崇如不

能明立定分遂使當親者踈當尊者卑則佞

巧之徒承機而動私恩害公或至亂國伏惟

陛下功超萬古道冠百王冠去聲發施號令施平

聲為世作法聲為去一日萬機或未盡美臣職

諫諍無容靜默伏見儲君料物翻少魏王朝

野見聞不以為是臣聞傳曰傳去聲愛子教以

義方忠孝恭儉義方之謂昔漢竇太后及景

帝並不識義方之理遂驕恣梁孝王封四十

餘城苑方三百里大營宮室複道彌望積財

鎡巨萬計出警入蹕小不得意發病而死鎡舉

兩切貫錢索也蹕音畢天子出稱警入稱蹕  
竇太后漢文帝之后生景帝及梁王王名武

謚曰孝事見本傳宣帝亦驕恣淮陽王幾至於敗賴

其輔以退讓之臣僅乃獲免幾平聲淮陽王名欽漢宣帝庶

子也謚曰憲事見本傳且魏王既新出閣伏願恒存禮

訓妙擇師傅示其成敗既敦之以節儉又勸

之以文學惟忠惟孝因而獎之道德齊禮論語

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乃為良器此所謂聖人之

教不肅而成者也太宗深納其言

陳氏惇脩日甚哉太宗之不善為父也所以啓泰之邪心者太宗也非泰之罪也太

宗既立承乾為太子而所以眷眷於泰而寵錫之者其禮乃過於承乾其理何邪是

時雖未嘗許泰為太子而禮數優異則立泰之意固已見於不言之間矣然則寧免

泰之無覬覦而不以計傾承乾者乎及其邪心既啓然後從而裁抑之既幽之復降

之是何異誘其入而復閉其門不亦惑乎

○愚按古者不以私恩害公義故嫡長之重衆子雖愛不得而並焉所以明尊卑之

等杜僭忒之源也太宗以聰明之君而於太子魏王之事獨不能定其分異其禮雖

深納遂良之言而私愛之心終不能自克卒至於兩廢焉其亦可監也夫

貞觀十六年太宗謂侍臣曰當今國家何事

最急各為我言之為夫聲後尚書右僕射高

士廉各儉以字行初秦王薦為治中王為皇太子授右庶子既即位為吏部尚書封

許國公後遷僕射攝太傳掌機務二十一年卒曰養百姓最急黃門

侍郎劉洎曰撫四夷急中書侍郎岑文本曰



傳稱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義為急傳去聲諫議

大夫褚遂良曰即日四方仰德不敢為非但

太子諸王須有定分陛下宜為萬代法以遺

子孫遺去聲此最當今日之急太宗曰此言是

也朕年將五十已覺衰怠既以長子守器東

宮長音諸弟及庶子數將四十心常憂慮在

此耳但自古嫡庶無良何嘗不傾敗家國公

等為朕搜訪賢德以輔儲宮爰及諸王咸求

正士且官入事王不宜歲久歲久則分義情

深非意闕闕分去聲闕音窺窺音窺多由此作其王

府官寮勿令過四考令平聲

唐氏仲友曰太宗不知溺愛之在已獨欲責之保傅王者又令王府官不得過四考

何也彼誠賢者雖終身而未足誠不賢一日猶不可况四考乎

○愚按國家急務養百姓也撫四夷也道德齊禮也若高士廉劉洎岑文本之言皆

急務也而褚遂良則以太子諸王須有定  
分為當今之急考其時承乾之惡已著魏  
王泰窺伺之情頗露漢王元昌同惡之迹  
益彰遂良之言宜其為急務也非以養百  
姓撫四夷道德齊禮為不急也太宗不思  
所以正定分而責備於人抑未矣且喻年  
而有東宮之變矣方且曰公等為朕  
搜訪賢德以輔儲官又何益之有哉

續宋書 尊敬師傅第十

九六章

貞觀三年太子少師

少去聲

李綱

字文紀觀州人始名瑗慕

張綱為人改焉仕隋為太子洗馬擢尚書右丞隋末賊帥何潘仁劫為長史高祖平京師

綱上謁既禪拜禮部尚書太子詹事諫建  
成不聽遂乞骸骨貞觀初拜是職五年卒謚

貞曰有脚疾不堪踐履太宗賜步輿令三衛舉

入東宮

令平聲唐制東宮六率府分為上詔  
中下三等掌宿衛之事是為三衛

皇太子引上殿親拜之大見崇重綱為太子

為去聲

陳君臣父子之道問寢侍膳之方

見封  
建篇

註理順辭直聽者忘倦太子嘗商略古來君

臣名教竭忠盡節之事綱慄然曰

慄音稟  
嚴毅貌託

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

論語曾子之言謂古輔幼君攝國政也

人以為難網以為易

切以豉

每吐論發言皆辭

色慷慨有不可奪之志太子未嘗不聳然禮

敬

○愚按世子為王之貳天下之本也太宗即位之後蚤建太子以固天下之本而嚴

太子尊敬師傅之禮稽之古典允合其宜曰李綱少慷慨有風節故其發言吐論辭色

毅然宜皇儲之所禮敬也古人謂一心可以事百君者綱之謂歟

貞觀六年詔曰朕比尋討經史

比音鼻明王聖

帝曷嘗無師傅哉前所進令遂不覩三師之

位意將未可何以然黃帝學大顛顛項學錄

圖堯學尹壽

一作君疇

舜學務成昭禹學西王國

湯學成子伯文王學子期武王學號叔

已上出劉

向新前代聖王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著乎天

下名譽不傳乎載籍況朕接百王之末智不

同聖人其無師傅安可以臨兆民者哉詩不

云乎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詩太雅嘉樂篇之辭夫不學

則不明古道扶夫音而能政致太平者未之有

也可即著令置三師之位按史志隋廢三師貞觀十一年後置

與三公皆不設官屬

帝論道經邦變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少

豈易其人哉若論其極必臯夔稷契伊傅

所以周召而後可世變無窮隨世升降可也唐

二所總職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佐天子理

陰陽平邦國無所不統此則非古制也以

太宗之時固皆元勳碩德居之制雖殊古

而名意則同降此則為加官視品秩崇高

耳豈皆其人哉人君欲稽古以正名苟捨周官愚未見其可也

貞觀八年太宗謂侍臣曰上智之人自無所

染但中智之人無恒從教而變况太子師保

古難其選成王幼小周召為保傅賈誼曰成王幼在襁

抱之中召公為太傅周公為太保保保其身體傳傳之德義左右皆賢日

聞雅訓足以長仁益德長者使為聖君秦之

胡亥用趙高作傳教以刑法及其嗣位誅功

臣殺親族酷暴不已旋踵而亡胡亥秦二世名初始皇使

趙高教胡亥決獄胡亥幸之及嗣位高說曰

陛下嚴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誅滅大臣

宗室盡除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親信

二世乃更為法律大臣公子有罪輒誅二世

卒為高故知人之善惡誠由近習朕今為太

子諸王為去聲精選師傅令其式瞻禮度令平聲

有所裨益公等可訪正直忠信者各舉三兩

人

○愚按太子國家之根本也諸王公族之

枝葉也根本安固枝葉茂盛求乎于休則

開尊而訓告之豈不在師傅乎然三代尚

矣自漢以來未嘗不切切於嚴師傅也而

諸王之賢求如河間東平何不多見大世

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况

君父者尚慎于茲

貞觀十一年以禮部尚書王珪兼為魏王師

唐因隋制皇叔昆弟皇子為親王者置師掌傳相訓導匡其過失太宗謂尚

書左僕射房玄齡曰古來帝子生於深宮及

其成人無不驕逸是以傾覆相踵少能自濟

我今嚴教子弟欲皆得安全王珪我久驅使

甚知剛直志存忠孝選為子師卿宜語泰每

對王珪如見我面宜加尊敬不得懈怠珪亦

以師道自處上時議善之也

胡氏寅曰為人師者豈徒禮貌云乎哉必有道以授人而道以人倫為至魏王泰是

時承寵偏厚於兄弟間漸生異慮防其微而革其心不於師而誰望而王珪吉戒之

方教訓之道未之聞也魏王卒以窺伺儲位廢斥而死夫豈獨泰之罪哉珪亦與有

責矣

○愚按太宗以王珪為魏王師且諭玄齡以嚴教之意可謂得人矣然嘗觀太宗愛

泰之心甚至固父子之情也乃詔即府置文館得自引博士蘇勗勸泰延賓客著書

如古賢王奏撰括地志於是士有文學者  
多與而貴游因藉其門如市泰之月稟又  
過太子遠甚褚遂良亦以為言其後卒有  
奪嫡之罪竟罹幽貶夫倣古賢王著書必  
如河間東平而後可也且漢武帝為戾太  
子立博望苑使通賓客識者非之今泰諸  
王也使之置館引賓客私權勢  
其母乃與所謂嚴教之意異歟

貞觀十七年太宗謂司徒長孫無忌司空房  
玄齡曰三師以德道人者也若師體卑太子  
無所取則於是詔令平撰太子接三師儀注

太子出殿門迎先拜三師三師答拜每門讓  
三師三師坐太子乃坐與三師書前名惶恐  
後名惶恐再拜

○愚按太宗制太子接三師儀注委曲尊  
隆意亦至矣師嚴然後道尊沉元良而屈  
體盡敬於師傅其關係豈不尤重也然嘗  
觀賈誼引大戴記之言於政事書曰師道  
之教訓保保其身體傳傳之德義於是為  
置三少皆上大夫也三公三少固明孝仁  
禮義以道習之入學則承師問道退習而  
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此

古昔太子親師傅之實也。又不止不於此於儀注之文而已。為君父者不可不考於此。大戴禮三及三也。國語卷十賈誼之書。則其意蓋與此同。

貞觀十八年高宗初立為皇太子。貞觀十七年四月立

晉王治為皇太子是為高宗尚未尊賢重道。太宗又嘗令

太子令平聲居寢殿之側。絕不往東宮散騎

常侍劉洎上書曰。臣聞郊迎四方孟侯。所以

成德。月令天子立春迎春於東郊。立夏迎夏於南郊。立秋迎秋於西郊。立冬迎冬於

北郊。按此非王世子之事。或曰周制東西南北之學在於四郊。孟侯也。孟侯謂世子也。此

說於成德為齒學三讓元良。由是作貞。文王世子

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其齒於學之謂也。故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

讓曰。有父在則禮。然而衆著於君臣之義矣。三

二曰。君在則禮。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三曰。長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子君

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禮曰。一有元良萬邦作真斯皆屈主祀之尊。主祀一作嗣主申下交之義。故

得芻言咸薦。睿問旁通。不出軒庭。坐知天壤。



率由茲道永固鴻基者焉至若生乎深宮之

中長乎婦人之手長音未曾識憂懼曾音無

由曉風雅雖復神機不測天縱生知而開物

成務終由外獎匪夫崇彼干籥夫音扶後同籥音約干舞

者所執之楯也籥樂管以竹為之三孔長三尺以和衆聲者也聽茲謠頌何

以辨章庶類甄覈彝倫甄音歷考聖賢咸資

琢玉學記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周儲上哲師望

奭而加裕周儲謂成王也望太公號奭漢嗣

深仁引園綺而昭德漢嗣謂惠帝盈也高祖

子迎四皓高祖置酒太子侍四皓從皆年八十餘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既去上目送

之曰彼四人為之輔羽翼已成難動矣卒不廢四皓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也

原夫太子宗祧是繫善惡之際興亡斯在不

勤于始將悔于終是以鼂錯上書令通政術

鼂音潮錯音措漢文帝時鼂錯為太子舍人遷博士上書曰人主所以尊顯功名揚於萬

世者以知術數也故入主知所以臨制臣下而治其衆則群臣畏服矣知所以聽言受事則不欺弊矣知所以安利萬民則海內必從矣知所以忠孝事上則臣子之行備矣此四者臣竊爲皇

**賈誼獻策務知禮教**賈誼雒陽人漢文帝時爲梁懷王傅上書曰古之王者太子迺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而教已行矣**竊惟皇太子玉裕挺生金聲夙振明允篤誠之美孝友仁義之方皆挺自天姿非勞審諭固以華**

夷仰德翔泳希風矣然則寢門視膳已表於

**三朝**

音潮事見封建篇註

**藝宮論道宜弘於四術**

王制樂正

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雖富於春秋飭躬有漸

實恐歲月易往易以墮業興譏取適晏安言

從此始臣以愚短幸參侍從去聲思廣儲明暫

願聞徹不敢曲陳故事切請以聖德言之伏

惟陛下誕敷膺圖登庸歷試多才多藝道著

於匡時允文允武功成於纂祀萬方即叙九

圍清晏尚且雖休勿休日慎一日求異聞於

振古勞勩思於當年思去聲乙夜觀書事高

漢帝漢紀光武講論馬上披卷勤過魏王魏紀

文帝雖在軍陛下自勵如此而令太子優游

棄日不習圖書臣所未諭一也加以暫屏機

務屏音餅即寓雕蟲揚子曰或問吾子少而

壯夫不為也紆寶思於天文則長河韜映擣玉華

於仙札擣音則流霞成彩固以錙銖萬代錙音

錙銖音殊十黍為銖冠冕百王屈宋不足以

升堂屈原名平楚懷王時為大夫作離騷經

詞賦鍾張何階於入室鍾繇字元常魏太尉

後漢太尉臨池學書陛下自好如此好夫而

太子悠然靜處上聲不尋篇翰臣所未諭二也

陛下備該衆妙獨秀寰中猶晦天聰俯詢凡  
識聽朝之隙與隙同引見群官降以溫顏訪以  
今古故得朝廷是非閭里好惡凡有巨細必  
關聞聽陛下自行如此而今太子久趨入侍  
不接正人臣所未諭三也陛下若謂無益則  
何事勞神若謂有成則宜申貽厥詩曰貽厥孫謀茂  
而不急未見其可伏願俯推勸範訓及儲君

授以良書娛之嘉客朝披經史觀成敗於前

蹤晚接賓遊訪得失於當代間以書札間去聲

繼以篇章則日聞所未聞日見所未見副德

愈光群生之福也竊以良婦之選徧於中國

仰惟聖旨本求典內冀防微慎遠慮臣下所

知暨乎徵簡人物徵平聲則與聘納相違監撫

二周監平聲監撫軍也未近一士愚謂內既如

彼外亦宜然者恐招物議謂陛下重內而輕外也古之太子問安而退所以廣敬於君父異宮而處上聲所以分別於嫌疑列別彼切今太子一侍天闈動移旬朔師傅已下無由接見假令供奉有隙供平聲暫還東朝拜謁既踈且事俯仰規諫之道固所未暇陛下不可以親教宮案無因以進言案音來雖有具寮竟將何

補伏願俯循前躅

音燭跡也

稍抑下流弘遠大之

規展師友之義則離徽克茂帝圖斯廣凡在黎元孰不慶賴太子溫良恭儉聰明叡哲含靈所悉臣豈不知而淺識勤勤思効愚忠者願滄溟益潤日月增華也太宗乃令洎與岑文本馬周逸日往東宮與皇太子談論按通鑑此

疏係十七年又按高宗諫誅穆裕太宗歸功洎等事在十八年則洎上此疏當在十七年

唐氏仲友曰劉洎此疏足見其為剛直果

敢之士太宗以太子諫誅穆裕歸功諫臣

則洎接正人聞正論之說大者猶論

矣洎惜太子不足有為也又曰古之制命士以上父子異宮意防深

矣易子而教責善則離選東宮近師傅之

諫當矣

○愚按太子承乾既廢晉王治初立之後

劉洎此疏條陳詳悉誠教世子之至善也

太宗以洎言令洎與岑文本馬周遞日往

東宮談論可謂得人矣夫脩身正家之道

敬大臣體群臣親君子遠小人之要未必

不見於談論也出震鑿明不旋踵而肯之

率基唐家之禍於不忍言其氣化人事

之相符乎抑所以輔翼之具未至耶

教戒太子諸王第十一凡七

貞觀七年太宗謂太子左庶子于志寧字仲

北人貞觀三年為中書侍郎遷左庶子上諫

苑俄兼詹事晉王為皇太子復拜左庶子

杜正倫曰卿等輔導太子常須為說為去聲

同百姓間利害事朕年十八猶在人間百姓

艱難無不諳練及居帝位每商量處置量平

上或時有乖踈得人諫諍方始覺悟若無忠  
諫者為說何由行得好事况太子生長深宮  
長音百姓艱難都不聞見乎且人主安危所  
繫不可輒為驕縱但出敕云有諫者即斬必  
知天下士庶無敢更發直言故克已勵精容  
納諫諍卿等常須以此意共其談說每見有  
不是事宜極言切諫令有所裨益也令平聲

唐氏仲友曰太宗誠有知子之明其教之  
亦云篤矣此數語者即周公無逸之書也

至謂若詔天下敢諫者死將無復發言此  
則湯帝有前鑒矣奈何承乾方欲以殺止

諫雖百正  
倫何益哉

○愚按太宗君臨天下方勵精之初容受  
直言導人使諫垂建太子命東宮輔臣極  
言規正令有所裨益蓋望太子亦如已之  
從諫其意不亦深切哉惜乎承乾不足以  
副君父之意

貞觀十八年太宗謂侍臣曰古有胎教世子

文王之母大任為人端一誠莊惟德之行及其娠文王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傲言生文王而明聖大任教之以一識朕則百卒為周宗而君子謂大任為能胎教朕則不暇但近自建立太子遇物必有誨諭見其臨食將飯謂曰汝知飯乎對曰不知曰凡稼穡艱難皆出人力不奪其時常有此飯見其乘馬乘平聲後同又謂曰汝知馬乎對曰不知曰能代人勞苦者也以時消息不盡其力則可

以常有馬也見其乘舟又謂曰汝知舟乎對曰不知曰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爾方為人主可不畏懼見其休於曲木之下又謂曰汝知此樹乎對曰不知曰此木雖曲得繩則正為人君雖無道受諫則聖此傳說所言說音悅商書傳說告高宗曰草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可以自鑒



○愚按太宗懲承乾之失德望儲君之近德於是遇事必誨其愛儲君者所以愛百姓也將飯而戒則知民生之艱難矣乘馬而戒則知民力之困乏矣乘舟而戒則知民心之無恒矣休曲木而戒則知立身之必從正矣觀前代教誠太子之辭未有切於此者稽之古禮經教世子之道亦不過如是也迨夫高宗臨御其於子庶民猶知所以保養之意惟疎遠老臣失德宮闈竟忘王業之艱難母乃雖誨諄諄而聽藐藐乎

貞觀七年太宗謂侍中魏徵曰自古侯王能

自保全者甚少皆由生長富貴長音掌好尚

驕逸好去聲多不解音懈親君子遠小人故爾去聲

聲後朕所有子弟欲使見前言往行去聲冀其

以為規範因命徵錄古來帝王子弟成敗事

名為自古諸侯王善惡錄以賜諸王其序曰

觀夫音扶膺期受命握圖御寓咸建懿親藩

屏王室布在方策可得而言自軒分二十五

子國語黃帝之子二十五子其同姓者二人青陽與夷鼓是也其同生而異姓者十四

人別為十二姓姬酉祁已舜舉一十六族即

元八凱見爰歷周漢以逮陳隋分裂山河大

啓磐石者衆矣或保乂王家與時升降或失

其土宇不祀忽諸然考其隆替察其興滅功

成名立威資始封之君國喪身亡多因繼體

之后其故何哉始封之君時逢草昧見王業

之艱阻知父兄之憂勤是以在上不驕夙夜

匪懈或設醴以求賢漢楚元王敬禮申公等

酒掌為穆或吐飧而接士周公戒伯禽曰我

天下然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猶恐失故甘

忠言之逆耳家語曰忠言得百姓之懼心經

寡日治國者不敢侮於鰥樹至德於生前流遺

愛於身後暨夫子孫繼體多屬隆平生自深

宮之中長居婦人之手不以高危為憂懼豈

知稼穡之艱難周書曰相小人厥父母勤勞于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

難難昵近小人昵與踈遠君子綢繆哲婦傲狠

明德犯義悖禮淫荒無度不遵典憲僭差越

等恃一顧之權寵便懷匹嫡之心矜一事之

微勞遂有無厭之望厭平棄忠貞之正路蹈

姦宄之迷塗宄音鬼書曰寇賊姦宄在外曰姦在內曰宄悞諫違

卜倅音往而不返雖梁孝齊罔之勲庸梁孝名武

漢文帝子也封梁王七國反先擊梁殺虜有功謚曰孝齊罔姓司馬名罔晉齊王攸子也

為大司馬封齊王淮南東阿之才俊淮南名安漢武

帝諸父也封淮南王好書鼓瑟招賓客喜文辭後坐反謀自殺謚曰厲東阿見定分篇注

摧摩霄之逸翮成窮轍之涸鱗棄桓文之大

功齊桓公晉文公皆春秋諸侯之功就梁董之顯

戮梁冀漢桓帝時為大將軍後為反謀冀與妻皆自殺董卓漢獻帝時自為太尉相國

夷作亂被誅三族誅垂為烟戒可不惜乎皇帝以聖哲

之資拯傾危之運耀七德以清六合左傳楚子曰夫

武禁暴戢其保大定功定民和衆豐財者也使子孫無忘其章注云此武王七德之義

總萬國而朝百靈懷柔四荒親睦九族九族高祖

玄曾之親也念華萼於棠棣棠棣詩小雅篇名燕兄弟之樂歌也寄

維城於宗子心乎愛矣靡日不思爰命下臣

考覽載籍博求鑑鏡貽厥孫謀臣輒竭愚誠

稽諸則訓凡為藩為翰有國有家者其興也

必由於積善其亡也皆在於積惡故知善不

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然則禍

福無門吉凶由已惟人所召豈徒言哉今錄

自古諸王行事得失分其善惡各為一篇名

曰諸王善惡錄欲使見善思齊足以揚名不

朽聞惡能改能一庶得免乎大過從善則有

譽改過則無咎興亡是繫可不勉歟太宗覽  
而稱善謂諸王曰此宜置于座右用為立身  
之本

○愚按人性者善也而惡則豈人之性哉  
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耳况太子諸王  
乎嘗觀漢諸侯王恪謹以守國者何少放  
逸以失國者何多今太宗命集徃古之事  
為諸侯王善惡錄使知善之足以成名惡  
之足以滅身昭然可鑑矣然唐室興王之  
初其諸王如道宗道玄孝恭道彥者相與  
艱難共成大勲賢德著聞此善之可稱者

也暨有天下之後諸王皆身享富貴福澤  
順境而喪德者何多耶蓋太宗家庭之內  
恩常揜義訓教之言雖切佩服之心蓋寡  
母乃居移氣養移體有以汨其本然之善  
乎豈人性  
之惡哉

貞觀十年太宗謂荆王元景漢王元昌吳王  
恪魏王泰等曰自漢已來帝弟帝子受茅土  
居榮貴者甚衆惟東平及河間王

東平王名  
蒼漢光武

子也好經書有智思文稱典雅明帝問處家  
何事最樂王曰為善最樂謚曰憲河間王名

德漢景帝子也博學有德武帝時奏對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謚曰獻最有令

名得保其祿位如楚王瑋之徒瑋音筆楚王

五子也元康中掌兵權剛狠好殺因矯詔殺太宰汝南王亮太保衛瓘賈后遂執瑋下廷

尉斬之覆亡非一並為生長富貴為去聲好

自驕逸所致聲好去汝等鑒誠宜熟思之揀擇

賢才為汝師友須受其諫諍勿得自專我聞

以德服物信非虛說比掌比音夢中見一人

云虞舜我不覺竦然敬異豈不為仰其德也

向若夢見桀紂必應斫之應平桀紂雖是天

子今若相喚作桀紂人必大怒顏回閔子騫

顏回字子淵閔損字子騫郭林宗黃叔度人

皆後漢時高尚之士郭林宗名太太原人也

范滂稱之曰隱不違親身不絕俗天子不得

臣諸侯不得友黃叔度名憲汝南人也郭林宗稱之曰注注若千頃陂澄之不清滑之不濁不可雖是布衣今若相稱贊道類此四賢

必當大喜故知人之立身所貴者惟在德行

去声後德行同何必要論榮貴汝等位列藩王家食

實封更能克修德行豈不具美也且君子小

人本無常行善事則為君子行惡事則為小

人當須自剋勵使善事日聞勿縱欲肆情自

陷刑戮

貞觀十年太宗謂房玄齡曰朕歷觀前代撥

亂創業之主生長人間

長音掌

皆識達情偽罕

至於敗亡逮乎繼世守文之君生而富貴不

知疾苦動至夷滅朕少小以來

少去声

經營多

難備知天下之事猶恐有所不逮至於荆王

諸弟生自深宮識不及遠安能念此哉朕每

一食便念稼穡之艱難每一衣則思紡績之

辛苦諸弟何能學朕乎選良佐以為藩弼庶

其習近善久得免於愆過爾

貞觀十一年太宗謂吳王恪曰父之愛子人

之常情非待教訓而知也子能忠孝則善矣

若不遵誨誘忘棄禮法必自致刑戮父雖愛

之將如之何昔漢武帝既崩昭帝嗣立燕王

旦素驕縱壽張不服壽音舟霍光遣一折

簡誅之則身死國除漢武帝名徹既崩少子弗陵立是為昭帝燕王

名旦武帝第三子也霍光為大將軍輔昭帝燕王與上官桀等潛謀不軌事敗桀等伏誅

乃賜燕璽書責之旦夫為臣子不得不

### 慎

○愚按太宗之教戒諸王也其辭旨諄諄矣既以漢河間東平之善楚王瑋之惡以

曉之復以虞舜之聖桀紂之惡與夫漢霍光誅燕王旦之事以曉之又謂玄齡選良

佐以為藩弼使其能佩服斯訓何以尚茲然愚觀太宗教戒之辭誠諄諄母乃以言

教乎所與言者荆王元景漢王元昌吳王恪魏王泰也其後荆王與房遺愛同反漢



王與承乾同反魏王以謀奪嫡而廢吳王亦以嫌疑為高宗所殺四人無得令終者

豈富貴驕奢有以移其本性邪抑太宗教教之言雖切而表率之道未至邪

貞觀中皇子年小者多授以都督刺史諫議

大夫褚遂良上疏諫曰昔兩漢以郡國理人

除郡以外分立諸子割土封疆雜用周制皇

唐郡縣粗依秦法粗去聲皇子幼年或授刺史

陛下豈不以王之骨肉王去聲鎮扞四方聖人

造制道高前古臣愚見有小未盡何者刺史

師帥人仰以安得一善入部內蘇息遇一不

善入闔州勞弊是以人君愛恤百姓常為擇

賢為去聲後或稱河潤九里京師蒙福漢光武時

穎川盜起徵拜漁陽太守郭伋為穎川太守召見帝勞曰賢能太守去帝城不遠河潤九

里冀京師并蒙福也伋或與人興詠生為立

祠漢明帝時王堂拜巴州太守時西羌漢宣為寇堂討平之巴庸清靜生為立祠

帝名詢武帝曾孫云與我共理者惟良二千

石乎如臣愚見陛下子內年齒尚幼未堪臨

人者請且留京師教以經學一則畏天之威

不敢犯禁二則觀見朝儀自然成立因此積

習自知為人審堪臨州然後遣出臣謹按漢

明章和三帝後漢明帝名莊章能友愛子弟

自茲以降以為準的封立諸王雖各有土年

尚幼小者各留京師訓以禮法垂以恩惠訖

三帝世諸王數十百人惟二王稍惡二王謂楚王英

廣陵思王荆也自餘皆冲和深粹惟陛下詳

察太宗嘉納其言

唐氏仲友曰遂良之諫切中太宗之病太

宗十八舉義兵以已揆人不間幼小曾不

知人才不同未知稼穡之艱難乃使之臨

民何止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况膏梁之性

難正古人病之而况於帝子乎遂良欲養

成德器審堪臨州然後除遣真良策也然

帝子之重土地不足藩維磐石之宗使臨一州亦何益哉賢乎適足以勞之不賢適足以累之而已惜哉唐之君臣其見之未及此也  
○愚按昔封建之世固有年幼而祚土者何則一國而有卿大夫士上焉者命於天子下焉者命於其國國君之齒少則正卿當國法制秩然成王封小弱弟於唐其後卒開大國之迹此封建之世之事也唐都督刺史古方伯諸侯之職而事體不同非如建國之有御大夫士以相參佐也而使皇子之年小者居之非懦弱不自樹立則驕泰以取敗耳非司牧之道也送良之疏誠為龜鑑

規諫太子第十二章

貞觀五年李百藥為太子右庶子時太子承

乾字高明太宗長子也生承乾殿即以命之貞觀初立為皇太子甫八歲特敏惠及長

過惡浸聞十七年廢為庶人頗留意典墳孔

國曰伏義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

道也然閑讌之後嬉戲過度百藥作贊道賦以

諷焉其詞曰下臣側聞先聖之格言嘗覽載

籍之遺則伊天地之文造洎皇王之建國曰  
人紀與人綱資立言與立德履之則率性成  
道違之則罔念作忒望興廢如從鈞視吉凶  
如糾纏音墨至乃受圖膺錄握鏡君臨因萬物  
之思化以百姓而為心體大儀之潛運閱往  
古於來今盡為善於乙夜惜勤勞於寸陰淮南  
子曰聖人不貴尺璧而重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也故能釋層氷於瀚

海變寒谷於蹠林

蹠都賴都例二切唐之思  
結地置蹠林州漢書注云

蹠林匈奴繞林而祭也

總人靈以胥悅極穹壤而懷音

赫矣聖唐大哉靈命時維大始大讀運鍾上

聖天縱皇儲固本居正機悟宏遠神姿凝映

顧三善而必弘

見教誠

祇四德而為行

去聲

言傳曰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元亨利貞

每趨庭而聞禮

論語伯魚曰鯉

趨而過庭曰學禮乎

常問寢而資敬奉聖訓

以周旋誕天文之明命邁觀喬而望梓商子曰喬

仰父道也梓即元龜與明鏡自大道云革禮俯子道也

教斯起以正君臣以篤父子君臣之禮父子

之親盡情義以兼極諒弘道之在人論語曰人能弘

道豈夏啓與周誦亦丹朱與商均既雕且琢

溫故知新惟忠與敬曰孝與仁則可以下光

四海上燭三辰日月星也昔三王之教子兼四時

以齒學將交發於中外乃先之以禮樂樂以

移風易俗禮以安上化人非有悅於鐘鼓將

宣志以和神寧有懷於玉帛將克已而庇身

生於深宮之中處於群后之上處上聲群也未

深思於王業不自珍於七鬯上音比下音唱也所以載鼎實

鬯香酒灌地謂富貴之自然恃崇高以矜尚

以求神者也必恣驕狠動愆禮讓輕師傅而慢禮儀狎姦

諂而縱淫放前星之耀遽隱

心三星中為君前為太子後為

少子少陽之道斯諒

襄為少陽長子之道也

雖天下之為

家蹈夷儉之非一或以才而見升或見讒而

受黜足可以自省厥休咎

省悉非切

觀其得失請

粗略而陳之

粗去聲

顛披文而相質

相去聲

在宗

周之積德乃執契而膺期賴昌發而作貳

文昌

武王名發啓七百之鴻基逮扶蘇之副秦非有

虧於聞望

聞去聲

以長嫡之隆重

長音掌

監偏師

於亭障

監平聲坑諸生扶蘇秦始皇長子也始皇欲

恬上郡始皇崩公子胡亥始禍則金以寒離

詐受遺詔自立賜扶蘇死左傳閔公二年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

落氏衣之偏衣佩之金珉狐突歎曰衣之龍服遠其躬也佩以金珉弃其衷也龍涼

則火不炎上

五行傳曰棄法律逐功臣殺太子

失其性而既樹置之違道見宗祀之遄喪伊

為災也

漢氏之長世固明兩之遞作

易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

于四高惑戚而寵趙以天下而為譎惠結皓

而因良致羽翼於寥廓

並見教戒篇註

景有慙於鄧

子成從理之淫虐終生患於強吳由發怒於

爭博

漢景帝名啓文帝太子也鄧子名通文帝倭幸臣也強吳高祖兄仲之子吳王

溥也文帝嘗病靡鄧通常為帝吮之帝曰天下誰最愛我通曰宜莫如太子太子入問病

帝使吮靡吮而色難之已而聞通嘗為帝吮心慙由此怨通及即位鄧通免太子又嘗與

吳太子飲博吳太子素驕博爭不恭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吳王由是怨望稍失藩

臣徹居儲兩時猶幼冲防衰年之絕議識亞

夫之矜功故能恢弘祖業紹三代之遺風

徹漢

武帝名儲兩為太子時也亞夫周勃之子仕至丞相景帝甚重之帝欲廢戾太子亞夫不

可帝由是疏之帝嘗目之據開博望其名未

融哀時命之奇舛遇讒賊於江充雖備兵以

誅亂竟背義而凶終

背音倍據戾太子名漢武帝子也帝為太子立

博望苑使通賓客趙人江充與太子有隙見  
帝年老恐它日為所誅因言帝疾祟在巫蠱  
帝乃使充入宮治之充云太子宮木人忤多  
又有帛書所言不道太子遂捕充斬之長安  
軍亂因言太子反  
宣嗣好儒大猷行闡嗟被  
上怒太子自經

尤於德教美發言於忠謇始聞道於匡葦終

獲戾於恭顯好去聲宣嗣漢元帝也名與好  
儒術文辭用葦玄成匡衡相繼

為丞相多所嚮納復以弘恭石顯相繼擅權  
用事蕭望之京房賈損之等皆以言顯短而

死  
太孫雜藝雖異定陶馳道不絕抑惟小善

猶見重於通人當傳芳於前典漢成帝名驚  
字太孫元帝

太子也定陶共王元帝庶子也成帝博好經  
書為太子時帝急召之太子出龍樓門不敢

絕馳道西至直城門得絕乃度還入作室門  
上遲之間其故以狀對帝悅乃詔太子得絕

馳道其後帝以定陶王有材藝欲立  
為嗣賴侍中史丹輔助太子得無廢中興上

嗣明章濟濟俱達時政咸通經禮極至情於

敬愛惇友于於兄弟是以固東海之遺堂因

西周之繼體光武為漢中興之君太子莊是  
為明帝號顯宗明帝太子烜是



為章帝號肅宗東海土明帝之兄極相友愛

史贊顯宗丕丞業業兢兢危心恭德政察姦

勝肅宗濟濟天性豈弟於穆后德諒惟淵體五官在魏無聞德音

或受譏於妲已且自悅於從禽雖才高而學

富竟取累於荒淫累去聲魏文帝姓曹名丕初為五官中郎將見素熙

嘗出射雉謂群臣曰射雉樂哉辛毗對曰於

陛下甚樂於群臣甚苦暨貽厥於明皇構崇基於三世

得秦帝之奢侈亞漢武之才藝遂驅役於群

臣亦無救於凋弊明皇名叡魏文帝太子也嗣帝位侍中劉擘稱之曰

秦始皇漢孝武之侍才具微不及耳景初元

年起土山於芳林園使公卿群僚皆負土栽

木於其上捕禽驅獸於其中群臣皆中撫寬

愛相表多奇重桃符而致惑納鉅鹿之明規

竟能掃江表之氛穢舉要荒而見羈相去聲要音腰

晉武帝姓司馬名炎晉王昭之子也仕魏為中撫軍撫符武帝弟齊王攸之小名也初晉王攸以攸為世子何曾裴秀曰中撫軍聰明神武人望既茂天表如此固非人臣之相也

晉王由是意定立炎為世子 惠處東朝察其

遺跡在聖德其如初實御床之可惜惠上聲

名袁武帝第三子東朝為太子時也是特朝野咸知太子昏愚不堪為嗣尚書令衛瓘欲

陳啓而未敢發會待宴陵雲臺瓘陽醉跪帝前欲言而止者三因以手撫床曰此座可惜

悼愍懷之云廢遇烈風之吹沙盡性靈之狎

藝亦自敗於凶邪安能奉其案盛承此邦家

案音咨盛音成晉愍懷太子名遹惠帝長子也有令警賈后忌之使閹官輩媚之為非於

是慢弛益彰賈后遂設計讒譖於帝廢為庶人 惟聖上之慈愛訓義

方於至道同論政於漢幄脩致戒於京鄙音

地名鄙韓子之所賜晉元帝好任刑法以韓非子賜太子 重經術

以為寶咨政理之美惡亦文身之黼藻庶有

擇於愚夫慙乞言於遺老致庶績於咸寧先

得人而為盛帝堯以則哲垂謨虞書曰知人則哲能官人

文王以多士興諫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取之於正人

鑑之於靈鏡量其器能量平聲審其檢行去聲必

宜度機而分職洛度待切不可違方以從政若其

惑於聽受暗於知人則有道者咸屈無用者

必伸讒諛競進以求媚玩好不召而自臻好去

聲直言正諫以忠信而獲罪賣官鬻獄以貨

賄而見親鬻音育於是虧我王度斃我彝倫斃音

也如亂九鼎遇姦回而遠逝九鼎周之寶器周沈泗水中始皇求

之不能出萬姓望撫我而歸仁此一節述任用之戒蓋造化

之至育惟人靈之為貴獄訟不理有生死之

異塗冤結不伸乖陰陽之和氣士之通塞屬

之以深文命之脩短懸之於酷吏是故帝堯

畫像陳恤隱之言虞書曰象以典刑又曰惟刑之恤哉漢書唐虞畫像

而民不犯注畫像者畫衣冠異章服象五刑也犯黥者皂其中犯劓者丹其服犯官者雜

其屨大辟之罪誅極之夏禹泣辜盡哀矜之刑布其衣裾無領緣

志

見封建篇注此一節述刑罰之戒

因取象於大壯

易大傳曰上古

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

乃峻宇

而雕墻將瑤臺以瓊室

紉作瑤臺紉作瓊室

豈畫棟以

虹梁或凌雲以遐觀

世說魏作凌雲臺極精巧隨風搖動終無崩隕

或通天而納涼

漢武帝作神明通天之臺於林光明高三十丈

極醉

飽而刑人力命痿蹙而受身殃

痿音遠蹙音緜

是以

言惜十家之產漢帝以昭儉而垂裕

漢文帝欲作露

臺召匠計之直百金帝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

雖成百里之圃周文以子來而克昌

孟子曰文王之

圃方七十里此言百里者舉成數言也圃者蕃育鳥獸之所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經

之營之不日成之戒彼嘉會而禮通重旨酒

此一節述營繕之戒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曰後世必有

之為德以酒亡國者遂疏儀狄而絕旨酒出策戰國至忘歸而受祉在齊聖而溫克若其酌

營以致昏

酌音胸營音詠酣怒也

醜酒而成忒

醜音眺酒音沔

嗜飲也。痛殷受與灌夫亦亡身而喪國。殷紂名受以酒

為池竟亡其國漢灌夫是以伊尹以酣歌而

作戒。商書伊尹作訓曰敢有恒舞周公以亂

邦而貽則。周書周公作誥曰越小大邦用喪

咨幽閑之令淑實好述於君子也。好上聲述匹

淑女君辭玉輦而割愛固班姬之所耻。漢成

帝遊於後庭嘗欲與班婕妤同輦辭曰觀古圖畫

聖賢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

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帝善納其言而後止。脫簪珥而思愆亦

宣姜之為美。乃脫纓珥待罪於求巷使傅母

通言於王曰王樂色而忘德失禮而晏起亂

之興自婢子始敢請罪王曰寡人不德實自

生過非夫人之罪也自是勤於乃有禍晉之

驪姬。晉獻公伐驪戎獲驪姬愛之坐奚齊公

姬佯譽太子而陰令人譖之欲立其子太子

自殺又譖二公子於是重耳走蒲夷吾走屈

竟以喪周之褒姒。周幽王嬖愛褒姒生子伯

亂晉

白以褒姒為后伯服為太子後因取褒姒笑失信於諸侯西夷犬戎殺王驪山下虜褒姒

盡取周賂而去盡妖妍於圖畫極凶悖於人理傾城

傾國思昭示於後王麗質冶容宜永鑒於前

史此一節述色荒之戒復有蒐狩之禮蒐音搜禮春日蒐田冬日狩田

馳射之場不節之以正義必自致於禽荒匪

外形之疲極亦中心而發狂老子曰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

夫高深不懼夫音扶胥靡之徒鞬縶為娛小豎

之事鞬音鈞鷹帽也縶音懈所以繫犬者以宗社之崇重持先

王之名器與鷹犬而並驅凌艱險而逸轡馬

有銜轍之理轍音厥相如諫獵書時有銜縶之變獸駭不存之

地猶有覲於獲多覲音腴慙也獨無情而內愧此一

荒節述禽荒之戒以小臣之愚鄙忝不貲之恩榮擢無

庸於草澤齒陋質於簪纓遇大道行而兩儀

泰喜元良會而萬國貞以監府之多暇每講

論而肅成仰惟神之敏速歎將聖之聰明自  
禮賢於秋實足歸道於春邛芳年淑景時和  
氣清華殿邃兮薰幃靜灌木森兮風雲輕華  
飄香兮動笑日嬌鸞轉兮相哀鳴以物華之  
繁靡尚絕思於將迎思去聲猶允蹈而不倦極  
躬翫以研精命庸才以載筆謝摛藻於天庭  
異洞簫之娛侍漢元帝為太子時好吹洞簫自度聲被歌調王褒上洞簫

賦乃令後官貴人皆誦讀之殊飛蓋之緣情魏文帝為世子時曹植賦  
詩曰清夜遊西園飛蓋相追隨闕雅言以贊德思報恩以輕  
生敢下拜而稽首願永樹於風聲奉皇靈之  
遐壽冠振古之鴻名冠去聲太宗見而遣使去聲  
謂百藥曰朕於皇太子處見卿所作賦述古  
來儲貳事以誠太子甚是典要朕選卿以輔  
弼太子正為此事為去聲大稱所委稱去聲但須

善始令終耳因賜廐馬一匹綵物三百段

○愚按此東官毓德之初群工贊善之始承乾頗留意典墳然燕閒之後嬉戲無度

昔賈誼言輔翼太子有曰少成若天性習

教之於其初其後乃爾相遠耶夫子所謂

下愚不移者乎抑所以輔翼之具有未至

乎然肅觀李百藥贊道賦一篇歷述秦漢

魏晉以來儲貳之善惡與夫任賢去邪之

道明刑慎罰之方峻宇雕牆甘酒嗜音內

作色荒外作禽荒之戒莫不畢具事實切

當文辭流彙光輔前

人當文辭流彙光輔前

貞觀中太子承乾數虧禮度數音侈縱日甚

太子左庶子于志寧撰諫苑二十卷諷之是

時太子右庶子孔穎達字仲達冀州人八歲

世舉明經高第貞觀初數進忠言為每犯顏

右庶子嘗撰五經義疏號為詳博進諫承乾乳母遂安夫人謂穎達曰太子長

成長音何宜屢得面折對曰蒙國厚恩死無

所恨諫諍愈切承乾令撰令平孝經義疏穎

穎



達又因文見意愈廣規諫之道太宗並嘉納

之二人各賜帛五百匹黃金一斤以勵承乾

之意按史傳各賜帛百匹黃金十斤大入階除豎曰太宗

穎○愚按于志寧撰諫苑以形匡救之益孔

穎達疏經義以廣規諫之道太宗又賜資

二臣以寓激勵之意君父師友之責盡矣

是時承乾雖虧禮後縱而於文史規誨猶

未拂拒母亦不難於知而難於行耶

貞觀十三年太子右庶子張玄素以承乾頗

以遊畋廢學上書諫曰臣聞皇天無親惟德

是輔周書蔡仲苟違天道人神同棄然古三

驅之禮非欲教殺將為百姓除害為去故湯

羅一面天下歸仁湯出見野張網四面祝曰

日嗜盡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

右不用命乃入吾網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

及禽獸今苑內娛獵雖名異遊畋若行之無恒

終虧雅度且傳說曰學不師古匪說攸聞說音

祝商書傳說然則弘道在於學古學古必資

告高宗之辭師訓既奉恩詔令孔穎達侍講後同望數

存顧問數音朔以補萬一仍博選有名行學

士行去聲兼朝夕侍奉覽聖人之遺教察既往

之行事日知其所不足月無忘其所能此則

盡善盡美夏啓周誦焉足言哉焉於慶切夫為人

上者夫音扶未有不求其善但以性不勝情勝平

聾後同聾惑成亂聾惑既甚忠言盡塞所以臣

下苟順君道漸虧古人有言勿以小惡而不

去上聲小善而不為故知禍福之來皆起於漸

殿下地居儲貳當須廣樹嘉猷既有好畋之

淫好去聲何以主斯匕鬯慎終如始猶恐漸

衰始尚不慎終將安保承乾不納玄素又上

書諫曰臣聞稱皇子入學而齒胄者欲令太

子知君臣父子尊卑長幼之道

長音掌後同見教誡篇注

然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尊卑之序長幼之節用之方寸之內弘之四海之外者皆因行以遠聞假言以光被伏惟殿下睿質已隆尚須學文以飾其表竊見孔穎達趙弘智等非惟宿德鴻儒亦兼達政要望今數得侍講開釋物理覽古論今增輝睿德至如騎射畋遊酣

歌妓翫苟悅耳目終穢心神漸染既文

漸音矣

必移情性古人有言心為萬事主動而無節即亂恐殿下敗德之源在於此矣承乾覽書愈怒謂玄素曰庶子患風狂耶十四年太宗知玄素在東宮頻有進諫擢授銀青榮祿大夫行太子左庶子時承乾嘗於宮中擊鼓聲

聞于外

聞去聲

玄素叩閣請見

音現

極言切諫乃

出宮內鼓對玄素毀之遣戶奴伺玄素早朝

音潮陰以馬撾擊之撾音查殆至於死是時承乾

好營造亭觀去聲窮極奢侈費用日廣玄素上

書諫曰臣以愚蔽竊位兩宮在臣有江海之

潤於國無秋毫之益是用必竭愚誠思盡臣

節者也伏惟儲君之寄荷戴殊重荷上聲如其

積德不弘何以嗣守成業聖上以殿下親則

父子事兼家國所應用物不為節限恩旨未

踰六旬用物已過七萬驕奢之極孰云過此

龍樓之下惟聚工匠望苑之內不覩賢良今

言孝敬則闕侍膳問豎之禮語恭順則違君

父慈訓之方求風聲則無學古好道之實觀

舉措則有因緣誅戮之罪宮臣正士未嘗在

側群邪淫巧昵近深宮愛好者皆遊伎雜色

施與者並圖畫雕鏤在外瞻仰已有此失居

中隱密寧可勝計哉勝平聲宣猷禁門不異闈

闈上音環下音會朝入暮出惡聲漸遠右庶子趙弘

智經明行修行去聲當今善士臣每請望數召

進與之談論庶廣徽猷令旨反有猜嫌謂臣

妄相推引從善如流尚恐不逮飾非拒諫必

是招損古人云苦藥利病苦口利行伏願居

安思危日慎一日書入承乾大怒遣刺客將

加屠害俄屬宮廢按後一書通鑑係十三年詔自今皇太子出用庫物

所司勿為限制於是太子發取無度故玄素上疏十七年承乾廢

胡氏寅曰周官有王及后世子不會之文以愚度之莫尊於王次日后次日世子用

物不會是尊貴之故得肆為費侈豈節以制度自家刑國之道哉正使周官饕夫酒

正內府有此文然冢宰之職量入為出得以九式均節財用則雖曰不會而會在其

中特不使有司以法沮止若會下而制上耳太宗之詔太子於是大失諸賢在朝不

聞以為不可獨張玄素止於采流  
幾於被害豈非君臣之交失乎

唐氏仲友曰太宗於玄素可謂不察矣玄  
素力諫太子至于于一再至于三四承乾諱

其切至遣戶奴槌擊遣刺客伺之其脫死  
者幸矣乃於他宮僚同坐至除名為民起

為刺史訖不復親近太宗於此刑濫害及  
善人矣可不悲哉事與于志寧同而賞罰

異太宗何所  
見而然耶

○愚按隋太子勇唐太子承乾皆以罪廢  
雖二人不肖有以自取亦文帝太宗所以

處之失其道也何也文帝既立勇為太子  
而復寵待煬帝太宗既立承乾為太子而

復寵待魏王煬帝攘奪於其初魏王劾充  
於其後承乾目覩庶人勇之禍故為是不

得已之邪謀向使太宗於太子諸王之間  
早有定分則承乾雖不肖不至如是之甚

也今既不能消其不平之忿乃賞擢張玄  
素于志寧之流使救正於言語章疏之末

果何益  
之有哉

貞觀十四年太子啓事

唐制東宮置啓事府  
掌統三寺十率府之

政于志寧以太子承乾廣造宮室奢侈過度

耽好聲樂

好去  
聲

上書諫曰臣聞克儉節用實

弘道之源崇侈恣情乃敗德之本是以凌雲

緊日戎人於是致譏秦繆公夸示宮室之盛為西戎由余所笑詳見

納諫峻字雕墻夏書以之作誠五子之歌曰其酒嗜音峻

字雕墻有一於此未或不亡昔趙盾匡晉盾晉靈公大夫即趙宣子也

呂望師周望太公也為周太師或勸之以節財或諫之

以厚斂去聲莫不盡忠以佐國竭誠以奉君欲

使茂實播於無窮英聲被乎物聽咸著簡策

用為美談且今所居東宮隋日營建觀之者

尚譏甚侈見之者猶歎甚華何容於此中更

有修造財帛日費土木不停窮斤斧之工極

磨礱之妙且丁匠官奴入內此者鼻音曾無

復監曾音層此等或兄犯國章或弟罹王法往

來御苑出入禁闈鉗鑿綠其身槌杵在其手

監門本防非慮監平聲宿衛以備不虞直長既

自不知長音掌直千牛又復不見千牛官名見納諫篇

注爪牙在外廝役在內所司何以自安臣下

豈容無懼又鄭衛之樂古謂淫聲鄭衛二國名樂記曰

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此於慢矣乘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

而不可昔朝歌之鄉迴車者墨翟朝音昭翟音狄朝歌

殷之邑名漢書鄒陽書曰邑號朝歌墨子回車夾谷之會揮劍者孔

丘夾谷魯地名家語曰定公與齊侯會于夾谷孔子攝相事齊使萊人以兵劫定公孔

子歷階而進以公退曰裔不謀夏夷不亂華停不干盟兵不偪好齊疾心作麾而避之齊

奏樂侂優侂儒戲於前孔子曰匹夫熒惑侮諸侯者罪應誅於是斬侂儒齊侯懼有慙色

先聖既以為非通賢將以為失頃聞宮內屢

有鼓聲大樂伎兒入便不出聞之者股栗言

之者心戰往年口救伏請重尋重去聲聖旨殷

勤明誠懇切在於殿下不可不思至於微臣

不得無懼臣自驅馳宮闕已積歲時犬馬尚



解識恩

解音

木石猶能知感臣所有管見敢

不盡言如鑒以丹誠則臣有生路若責其忤

肯則臣是罪人但悅意取容臧孫方以疾痰

犯顏逆耳春秋比之藥名

臧孫魯大夫名統即臧武仲也左傳

襄公三十三年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痰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疾不如惡石夫石猶

生我疾之美其毒滋多伏願停工巧之作罷久役之人

絕鄭衛之音斥群小之輩則三善允備萬國

作貞矣承乾覽書不悅十五年承乾以務農

之時召駕士等役不許分番入懷怨苦又私

引突厥群豎入宮志寧上書諫曰臣聞上天

蓋高日月光其德明君至聖輔佐贊其功是

以周誦升儲見匡毛畢

毛叔鄭畢公周之輔臣

漢盈居

震取資黃綺

見定分篇注

姬旦抗法於伯禽

姬周之姓

旦周公之名伯禽周公子也禮曰成王幼不能治祚周公相踐祚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

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賈生陳事於文帝賈

即賈誼也見咸殷勤於端士皆懇切於正人納諫篇注

歷代賢君莫不丁寧於太子者良以地膺上

嗣位處儲君處上声善則率土霑其恩惡則後同

海內罹其禍近聞僕寺司馭駕士獸醫始自

春初迄茲夏晚常居內役不放分番或家有

尊親闕於溫清禮記日子之事父母冬溫而夏清或室有幼

弱絕於撫養春既廢其耕墾夏又妨其播殖

事乖存育恐致怨嗟儻聞天聽後悔何及又

突厥達哥支等咸是人面獸心豈得以禮義

期不可以仁信待心則未識於忠孝言則莫

辯其是非近之有損於英聲昵之無益於盛

德引之入閣人皆驚駭豈臣庸識獨用不安

殿下必須上副至尊聖情下允黎元本望不

可輕微惡而不避無容略小善而不為理敦

杜漸之方須有防萌之術屏退不肖狎近賢

良如此則善道日隆德音自遠承乾大怒遣

刺客張師政紇干承基紇音鶻紇干虜複姓就舍殺之

是時丁母憂起復為詹事二人潛入其第見

志寧寢處苦廬禮君父母之喪者寢苦挑塊竟不忍而止

及承乾敗太宗知其事深勉勞之勞去聲按前一書通

鑑係十四年舊史曰承乾敗後推鞠具得其事太宗謂志寧曰知公數有規諫事無所隱

深加勉勞右庶子令狐德棻等以無諫書皆從貶責

胡氏寅曰詹事東宮官之尊也太子於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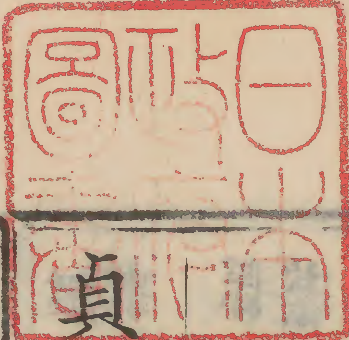
學為父子焉學為君臣焉于志寧不當起

復太宗不當奪其喪也人臣有奪喪者惟

金革之事耳詹事輔導儲君以忠以孝乃

從金革之例冒哀居官則何以訓太子宜  
太子之不納諫也雖然自太子言之從欲  
肆情又將殺諫臣是兩刺  
客之不如其不能終宜哉  
○愚按自古臣子之事君親能盡其道者  
可以感發人之善心也聳觀春秋傳晉靈

公不君趙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鉅魔賊之  
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魔退曰不忘恭  
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是宣子以敬  
於君而免於難也今觀承乾無道于志寧  
上書諫之承乾怒遣刺客張師政統于承  
基殺之特志寧毋憂起復二人潛入其第  
見寢處苦廬不忍而止是志寧以孝於親  
而脫於禍也之二人者庶幾無愧於鉅魔  
矣承乾之爲曾不如刺客之有人心也然  
亦未聞有寢苦枕塊而任於人之國當輔  
翼太子之任者太  
宗志寧胥失之矣



真觀政要卷第四

